

我们对城市充满爱恨莫辨的陌生情感

对日常生活充满失重的焦虑和失去方向的惆怅



杨东平
著

民谣中的城市

CHENGSHI

MINYAO ZHONG DE

杨东平
著



MINYAO ZHONG DE

民谣中的

CHENGSHI

城市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谣中的城市/杨东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6566 - 6

I. 民... II. 杨... III.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文集 IV. G64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1115 号

责任编辑 罗 湘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民谣中的城市

杨东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8.25 插页 4 字数 220,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7,000

ISBN 978 - 7 - 208 - 06566 - 6/G · 1102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一、古都风景

注视“东方广场”·····	3
北京大爷:最后的守护者? ·····	5
丑陋的木樨地·····	8
北京的白领·····	10
文化的北京? ·····	13
北京的茶馆·····	18
文化之都的魅力·····	20
最后的城墙·····	23
谁是北京人·····	25
要首都,还是首钢? ·····	28
菜市口的悲剧·····	31
要北京,不要曼哈顿·····	35
美术馆后街 22 号院:在推土机下永生·····	39
北京要建多少高尔夫球场? ·····	46
假花美吗? ·····	49
“八大胡同”与旅游文化开发·····	52
《城记》与无城的北京·····	55
北京应当有更多的“平民乐园”·····	59



重新审视央视新楼方案·····	61
北京洋建筑:正在塌陷的理念·····	64
北京真的能“去经济化”吗?·····	70
把人文留给奥运·····	72
鼓楼大街改造与“新市民文化”·····	75
北京城市功能需要进行战略转移·····	78
北京的“城市名片”·····	81
北京出租车改革:涨价还是减份?·····	84

二、城市笔记

民谣中的城市·····	89
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	92
阿炳、李鸿章、周作人·····	94
上海人:“倒江湖”还是“捣糨糊”?·····	97
城市与墙·····	100
走出大院·····	103
两地“忌语”·····	106
在上海过年·····	108
探寻上海的文化之根·····	111
遐想“新住宅”·····	114
WTO、奥运和狗文化·····	119
我国的摩天大楼热应当降温·····	122
香港西九龙文化项目之争·····	125
“宜居城市”与“宜看城市”·····	127

三、文化观潮

3

回到原点:重建基础文明·····	133
大国心态和弱者心理·····	136
漫说“标语文化”·····	139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	143
小的是美好的·····	145
三峡广告:必要的界限·····	148
《三国》的文化·····	152
从黑骏马到黑山羊·····	155
打假、打拐、打呆·····	158
王小波之死·····	160
无梦时代·····	162
《实话实说》:营造家的感觉·····	164
建筑是一种文化·····	167
首先是公开·····	170
工业文明在中国·····	173
“人文奥运”面临的新挑战·····	176
传统与记忆·····	179
谁的新农村建设·····	185
在延安座谈艺术教育·····	188
新知青文化·····	191

四、绿色视野

绿色文明在中国·····	197
--------------	-----



老虎的虎年·····	206
中医药与环境保护·····	209
“见血娱乐”何时休·····	211
植树黑龙潭·····	214
质疑美国模式·····	217
生存,还是发展·····	221
海狗之忧·····	225
最有效的监督·····	228
长江深处的痛与美·····	231
遥看新世纪的绿色·····	234
“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背后·····	238
中国人的汽车梦·····	241
调水还是节水·····	246
《汽车消费政策》应如何制定·····	251
也谈人的生存发展权·····	255
要桂林山水,还是“世界公园”·····	258
谁阻碍我们为公共事业投资?·····	261
共同走过十年·····	265
北京与生态危机赛跑·····	269
再谈北京的水危机·····	273
“圆明园工程”评价不能忽视价值理性·····	276
全民植树绿化呼唤新方法新机制·····	279
重新审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指导方针·····	282
 跋·网络时代的雪泥鸿爪·····	 285

一、古都风景



注视“东方广场”

据5月30日《北京日报》，总投资15亿美元的北京“东方广场”建设项目通过了必要的审批立项程序，日前已获准开工。停工近一年的王府井工地重新出现了生气。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东方广场”项目，由于原北京市长的下台而变得扑朔迷离，似乎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担忧其对北京古都风貌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

根据原设计方案，东方广场大厦由王府井路口到东单路口东西宽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总建筑面积70多万平方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只要比较一下近在咫尺的天安门广场就不难明白：天安门的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四倍于大会堂、高度两倍于大会堂的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这些宏伟的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从而打乱历史形成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问题还在于，经国务院批复的1991年至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早已明文规定，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



控制建筑高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 30 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 45 米以下”。国务院的批复明确指出：“要坚决执行规划确定的布局结构、密度和高度控制等要求，不得突破。”

“东方广场”涉及的其他问题如加剧了城市功能过度向市中心集中、导致交通拥挤的不合理布局；原设计的停车场只有 1 500 个车位，比规定的要求少将近一半，等等。因而，1994 年夏，吴良镛、张开济、罗哲文、单士元、谢雨辰等一批著名建筑学家、文物专家对该设计提出质疑，指出旧城改造不能只追求局部地块的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城市规划，考虑长远的环境效益和文化效益。他们特别指出：“港澳的专家和开发商有高密度、高容积率开发的经验，国内的同志应清醒地认识到它并不普遍适合于国内各地，特别不适合首都古城中心地区。”

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世界只有一个北京。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我们有过许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教训。应当保护的没有得到保护，不得突破的却被突破了，其中自然有复杂的原因。今天，人们关注停工后的“东方广场”的命运，实在是等待一种检验：对我们的城市规划、政令条文严肃性的检验，我们对八百年古都的责任感和文化意识的检验。

“东方广场”的建设，理应集思广益，慎而又慎；首先，应当增加透明度。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虽然东方广场被批准重新开工，但对人们翘首等待的关键点：修改后的“东方广场”的设计高度和容积量却没有明确的交代。“东方广场”仍罩在云里雾里。有所改进的仅仅是要求新东方广场“要有一定的文化含量”，并为避免混淆视听，“广场”之名应予更改。

对于“东方广场”，人们仍然在担忧，在注视……

1996. 6

北京大爷：最后的守护者？

一个好的文艺作品，往往不仅有“轰动效应”，而且有发人省思的文化内涵。《北京大爷》作为北京人艺反映当代生活的又一力作，再次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北京大爷》的本意，是写巨变之中老北京人的心态和世态的。满族后裔的“大爷”，是坐“院”观天，死守祖宗家业、不入潮流的“顽固派”。“少爷”们就更不堪，一个是“老实听话，本事不大”的窝囊废；另一个则是地道的痞子、混子、败家子。作为他们的对立面，代表“时代潮流”的粤、沪商人则精明强干，咄咄逼人。应当说，作品对老北京人和“新旗人”有较明显的针砭批评的意味。

北京人是有许多毛病的，北京人的自省和自我批评，品评剖析新、老北京人的人格、心态，本身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然而，在《北京大爷》的故事中，围绕是否出让一所古旧四合院而进行的这种剖析，却使作品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价值变得模糊和暧昧起来。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如何保护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重大而深刻的文化主题；在中国，这更是一个十分严重和紧迫的问题。对北京的“古都风貌”，我们已从 80 年





Ch. Chausseret
Zurich

法国画家乔德龙笔下的北京风景

代的“保护”转为 90 年代的“抢救”。尽管如此，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古都文化仍然岌岌可危，正在我们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剧中“北京大爷”德仁贵的祖上是伺候清末飞黄腾达的大学士和协理大臣那桐的。著名的“那家花园”就在金鱼胡同路北，是北京城最具规模、最为“豪华”的清代私宅。80 年代，它被拆除盖了和平宾馆；仅存的古色古香、极为雅致的花园也在几年前因和平宾馆扩建而被拆毁。“那家花园”从此后便从北京历史中消失。“齐白石故居”已成为危房而无力维修，且遭拆迁噩运。齐良迟先生曾激愤而言：“有些人连拆故宫的心都有！”

又不仅在北京，在杭州、苏州、绍兴、泉州等历史文化名城，成片土地开发和千篇一律的华楼商厦正在取代风姿各异的文化特色。在那些旅游城市和风景名胜，种种煞风景的事更是屡见不鲜。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化”并不等于急功近利的“捞钱”，更不等于城市建设的“香港化”。现代化所蕴涵的文明、进步的价值，是和尊重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保护不同的文化

特色和文化的多样性相容的。一位从英国回国的朋友,惊讶于那里很少高楼大厦,满目树林和一个世纪之前的建筑,不禁感叹不知到底谁更现代化!

7

和那些为了眼前实利不惜破坏古都文化的败家子相比,德仁贵拒不出让四合院的“逆潮流”之举是近乎悲壮的。对北京城而言,多保存一所有数百年历史的四合院,显然比将它改建为一个快餐店或售票处更有价值。也许,不应将他简化或漫画为一个抱残守缺、不合时宜的老旗人,而应给他更多的理解和亮点,视其为老北京文化和老北京生活方式最后的守护者。在汹涌的商业化浪潮面前,这种守护或保卫显然是极其艰难的,唯因如此,这种努力便更为可敬可贵、可歌可泣。

北京人艺和老北京文化本有一种相生相长的深刻联系,但这种联系也已变得具有某种悲剧色彩:当《茶馆》搬上舞台时,茶馆便从北京城渐渐消失了;现在四合院又被搬上了舞台,四合院也正在北京市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今后只能在人艺的舞台上领略老北京文化、见识茶馆和四合院,对北京文化而言,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1995.7.8



丑陋的木樨地

处于长安街西端的木樨地,是北京无人不知的交通要冲,车水马龙,高楼如壁。它从不是都市一景,但也不讨人嫌。它有一个不俗的名字(木樨是桂花的别称),有小桥流水,有一片不算大的绿地,栽种着四时花卉,还有一个伸手向蓝天起舞的少女的雕像,在喧嚣的街市中,给人一丝清凉,一缕遐想。

自然,它是司机最头疼的地方——又有多少地方不让司机头疼呢?于是,在木樨地修建立交桥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木樨地成了一个沸腾的大工地——又有多少地方不是大工地呢?日前,从木樨地经过,立交桥已经“崭露”的“雄姿”使我暗自心惊。在极其高大的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人车如豆;昔日堪称雄伟的高楼被一拦为二,切割成支离破碎的景观。那个我们已经看惯、不算美丽也不太难看的木樨地,终于也历史性地消失了,变成一个丑陋而陌生的地方。

近些年来,北京建造了许多立交桥,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交通,其作用和建设者的功绩毋庸置疑。从天空俯瞰,形状各异的立交桥好似画在大地上的花朵,十分漂亮。然而,我们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地面上。抬头仰望,那遮天蔽日的巨大水泥建筑不但令人压抑,而且实在是无美可言的。我想说的是,对立交桥不可一味赞美,也不可滥

用,尤其是在市中心,在那些主要的城市景观——我们不喜欢堵车,也不希望完全地失去美。

很多人会认为,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问题还没解决时,谈什么美与不美,如果不是一种奢侈,至少也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更多的人会说,是不太好看,现代化是破坏了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前进的步伐是挡不住的。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真正有害的庸人之见。城市是由人来规划、建设的,城市这些凝固的建筑所体现的无非是城市人的抱负、智慧和创造,或者相反。“历史前进”具有多种可能性,并非只有一种确定的步伐。同样,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也都有多种方案,并非只此一途。不妨设想一下,木樨地开通后,西单、东单、王府井那些路口仍然堵车,仍然处处建立交桥,那么,长安街非得变成一条悬街,这“中华第一街”将成何面貌?如果我们现在急功近利地凑合,那么就将失去应有的生活质量;我们现在鼠目寸光地迁就,就将无可挽回地永远失去美——古都之美和日常的世俗之美。

自然,当代北京的城市建设,从50年代初否定保护旧城、建设新城的方案,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很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勉为其难。关键是要治本。当前,我们至少应该做到不去继续加大城市功能和布局的失调,尽量去减轻城市的负载和中心地区的压力。例如,不是将“东方广场”建在王府井,而是建在大兴、海淀、石景山;例如,将北京的城市功能分散,将某一些“中心”转移到其他城市。我仍然相信事在人为,我们做不到广告词所说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至于更坏或最坏。

1995.7



北京的白领

北京本是没有白领的，正像那里过去也没有正经的蓝领，多的是小贩和苦力。老北京基本是个前工业化的乡村社会。官员、士绅和学者们穿惯了灰领的长袍马褂，后来又穿上了蓝领的中山装，就不肯再脱换。不知是艰苦奋斗，还是穿着旧衣裳舒服。

西风渐至，商潮兴起。那些通几国外语的学界泰斗们仍是一身蓝灰，拎着人造革的提兜，“万人如海一身藏”。官员和官商已经洗心革面，华服革履，气宇轩昂。他们很多人仍是“无产者”，却有大款的行头和派头。

虽然呼唤市民社会的学者们感叹中产难产，北京的大款其实也是很难寻的——分不清是公款私款。

尽管如此，得风气之先的“新潮一族”仍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这一异质的种群密集地生长在城市东部建国门一带的街道和楼宇中。那里有最多的华宇商厦、星级宾馆和外国人，恰如上海的外滩。因而，电视台最喜欢去那里采访和拍摄，让我们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新生活的美好；也让我们得以领略北京白领的风姿和中产的风采。

漫不经心地徜徉于燕莎和赛特，从容地在德国啤酒屋抽烟，或者